



周書
五



リ 8
1735
159



特
1735
159



周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寇儁

韓褒

趙肅

張軌

李彥

郭彥

裴文舉

高質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雍州刺史父臻安遠將軍
郢州刺史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兄祖訓祖禮及儁竝有
志行閨門雍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同手八
所購山田同手八
贈資一人



魏州屯田
氏雷

及古
國

帷帳几杖以時節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
遠行往返亦如之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
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
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王還之其雅志如此以選爲魏
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齊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
功授員外散騎侍郎遷尚書左民郎中以母憂不拜正光三年拜
輕騎將軍遷揚烈將軍司空府功曹參軍轉主簿時靈太后臨朝
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
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
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
爲之加龍驤將軍仍主簿永安初華州民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
長史以下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

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
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卽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附椿
者咸譴責焉二年出爲左將軍涼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盜賊儁
乃令郡縣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場邊人患之儁遣長
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卽梁大將軍景宗之季
弟也於是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
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
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竝徒步而還吏
人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二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
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秘書監時
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

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邑二百戶十七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太祖弗許遂稱疾篤不復朝覲魏恭帝三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祚進爵爲子增邑五百戶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并前二千戶儁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尚儒重道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世宗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高祖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

仁義耆功之有孤者衣食豐約俱與之同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閒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三司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濩澤郡公

韓褒字弘業其先潁川潁陽人也徙居昌黎祖瓌魏鎮西將軍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魏建明中起家奉朝請加彊弩將軍遷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

襄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此天授也何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遁逃屯營洛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勳在斯一舉時者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太祖爲丞相引襄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尋轉丞相府屬加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二年梁人北寇商洛東魏復侵樊鄧於是以襄爲鎮南將軍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竝豪右所爲也而陽不

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竝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襄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襄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十二年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襄乃悉募貧人以克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十六年加大都督涼州諸

軍事魏廢帝元年轉會州刺史二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武成三年徵拜御伯中大夫保定二年轉司會三年出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竝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四年遷河洮封三州諸軍事河州總管天和三年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五年拜少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高祖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

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與論政事七年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居河西及祖一作渠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魏正光五年酈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加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置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慰勞九

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白太祖請之太祖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太祖命肅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齊王憲府屬大都督新安郡守時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歷職內外有當官之譽從魏孝武入關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有闕至於臺閣軌儀多招所參定論者稱之尋遷侍中度支尚書大統初卒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公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爾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太祖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太祖爲行臺授軌郎中魏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加無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素書數百卷子肅世宗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爲鄉閭之所敬憚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加輕車將軍從魏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加寧朔將軍

進號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三年拜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保轉太傅長史儀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民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邑三百戶十五年進號中軍將軍兼尚書左丞領選部大軍東討加持節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掌留臺事魏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閱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

沈頤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時年四十六謚曰敬彥臨終遺
誠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藁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滯臭此
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
於境壻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
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郡功曹靈武
令彥少知名太祖臨雍州辟爲西尚書佐尋除開府儀同三司轉
司空記室太尉府屬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
領鄉兵除帥都督持節平東將軍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邑
三百戶進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農卿是時岷州羌
酋傍乞鐵忽與鄭五醜等寇擾西照彥從大將軍宇文貴討平之
魏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百戶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民部
中大夫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
稅違命者多聚散無恒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禁其遊獵民皆務
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
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
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齊人先令
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
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竝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顯
外兵參軍鄒紹旣爲彥所獲因請爲鄉導彥遂夜至城下令紹詐
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晉
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邑一千戶以南安懸遠尋令班師及秩
滿還朝吏民號泣送彥二百餘里尋爲東道大使觀省風俗除蒲

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護東討彥從尉遲迴
攻洛陽迴復令彥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
宣以城守旣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彥以奉命出師須
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畫攻取
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
軍圍之士良遂出降仍以彥鎮豫州增邑六百戶尋以洛陽班師
亦棄而不守屬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旣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
喪州將境內騷然朝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人
畏而愛之天和元年除益州總管府長史轉隴右總管府長史四
年卒於位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贈
平州刺史父遠性尤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都尉

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遠乃糾合鄉
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
之每遣間人扇動百姓遠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喻其將士卽有
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
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遠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賞衣
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
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
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遷丞相府墨曹參軍時
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遊雅相欽敬未嘗
戲狎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參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
氏孝閔帝踐祚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
世宗初累遷帥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

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安身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遂之往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枉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俄轉軍司馬建德二年又增邑七百戶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已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在齊境及文舉在本

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官至大都督早卒時有高賓者歷官內外亦以幹用見稱

賓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邊遂沒於遼左祖暲以魏太和初自遼東歸魏官至安定郡守衛尉卿父季安撫軍將軍兗州刺史賓少聰穎有文武幹用仕東魏歷官至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立義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譖之於齊神武賓懼及於難大統六年乃棄家屬間行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稍遷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世宗聞其能賜田園於郡境賓旣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無以取信乃於所賜田內多蒔竹木盛構堂宇并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貳焉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獨孤氏武成元年除御正下大夫兼小載
師出爲益州總管府長史保定初徵拜計部中大夫治中外府從
事中郎賜爵武陽縣伯賓敏於從政果敢決斷案牘雖繁綽有餘
裕轉太府中大夫齊公憲府長史天和二年除荊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襄州總管府司錄六年
卒於州時年六十八子頰爲隋文帝佐命開皇中贈賓禮部尚書
武陽公謚曰簡又有安定祭允本姓牛氏亦有器幹知名於時歷
官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工部尚書臨涇縣公賜姓字
文氏失其事故不爲傳允子弘博學洽聞宣政中內史下大夫儀
同大將軍大象末復姓牛氏

史臣曰寇雋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
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陬歷

官出內竝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

讓之風焉

附高官贊缺

周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終

西川毛鳳苞氏藏

周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西川毛鳳苞氏藏

蘇亮

弟湛

柳蚪

呂思禮

薛澄

薛寘

李和

元偉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魏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魏齊

王蕭寶寅引爲參軍後寶寅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寅西征轉
記室參軍寶寅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寅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
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爲黃門侍
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
孫稚爾朱天光等西討竝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
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
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
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
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
愛子出蕃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
門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
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

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
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秘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
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
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
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
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
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
時起家爲黃門侍郎亮弟湛字景雋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
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
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
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

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

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軍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蚪字仲蟠司會慶之兄也年十二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竝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遍授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治中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

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都督府屬竝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省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太祖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太祖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

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承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魏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疎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克饑孜孜營求徒勞

思慮耳魏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太祖思禮預其謀及太祖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子邑四百戶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魏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爲侯邑八百戶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

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尋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邊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旣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絲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

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
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
高祖以是頗銜之及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
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
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
外散騎侍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
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
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
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
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
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

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
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
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
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
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
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
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
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
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
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
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

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轉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和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和合勢遂破平之入爲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

水郡守

李和頓丘臨黃人也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爲御史中尉父遊亦有才行爲當世所稱遊兄志爲南荊州刺史遊隨從至州屬爾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和性峻急不雜交遊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荆置明堂和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而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矣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和和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案請以和爲司馬太祖許之和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丞相府東閣祭酒中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和雖處郎官太祖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和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頊之轉黃門

侍郎封臨黃縣伯邑五百戶太祖嘗謂相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相爲御史中尉歲餘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遷內史中大夫世宗初拜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相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爲納言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啟求入朝詔許之還未至京卒於路時年五十贈相瀛二州刺史相於太祖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相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相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

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時有高平檀翥字鳳翔好讀書善屬文能鼓瑟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翥爲從事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時毛遜爲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爲行臺郎中會爾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翥隨赴洛除西兗州錄事參軍歷司空田曹參軍加鎮遠將軍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爲之尋副毛鴻賓鎮潼關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魏孝武西遷賜爵高唐縣子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加鎮軍將軍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駁死於廷尉獄

元偉字猷道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之後曾祖忠尚書左僕射城陽王祖盛通直散騎常侍城陽公父順以左衛將軍從魏孝武西

遷拜中書監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濮陽王偉少好學有文雅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十一年遷太子庶子領兵部郎中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魏氏宗室進爵南安郡王邑五百戶十七年除幽州都督府長史及尉遲迴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爲蜀平以功增邑五百戶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爵隨例降改封淮南縣公孝閔帝踐祚除晉公護府司錄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尋除隴右總管府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二年遷成州刺史偉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口天和元年入爲匠師中大夫轉司宗中大夫六年出爲隨州刺史偉辭以母老不拜還爲司宗尋以母憂去職建德二年復爲

司宗轉司會中大夫兼民部中大夫遷小司寇四年以偉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高祖以其久被幽繫加授上開府大象二年除襄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書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後以疾卒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竝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逾於前代矣然簡牘散亡事多湮落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云

柱國大將軍太傅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柱國大將軍特進尚書令少師義陽王元子孝

尚書僕射馮翊王元季海

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玄

大將軍淮安王元育

大將軍梁王元儉

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元贊

大將軍納言小司空荊州總管安昌郡公元則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師韓國公元羅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元正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都郡公元

顏子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安樂縣公元壽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

元審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身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榜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竝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徐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寔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澄之謂也

周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西川毛鳳
氏書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西川毛鳳
氏書

韋瑱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

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

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故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藍屋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光五年秦隴構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邊寇將軍稍遷驍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

封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王簿出爲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王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憂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

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謚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幽三州刺史謚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爲牧補王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祚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爲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爲玉壁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

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
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建
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
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
少知名太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
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
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
討之津啟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
竟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
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啟慶之爲行臺吏部
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後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
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
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
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
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
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
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
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尋卒於
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
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
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
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

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
及尉遲迴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迴仍
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
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迴以昂達於從政復表
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
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
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
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
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
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上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
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
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

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
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項便成太祖歎
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竝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大將軍定
州刺史子亶嗣大象末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新蔡董
紹竝早有名譽歷職清顯騰爲丞相府長史紹爲御史丞俱以投
書謗議賜死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
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時人未之奇
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旣羈旅不被擢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趨
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澄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
何不縻裾數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爲歎
恩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

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懷
儁見愷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
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
懷儁每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愷亦恬然
自處不改其舊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
乃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
勝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
行臺郎中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
愷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
今卽爲人所虜何慶慰之有乎聞者以愷言爲然乃有憂色尋而
太祖平悅引愷爲記室參軍魏孝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魏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增

邑百戶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愷爲之頌魏文帝
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
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烟
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
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蜍以飾之
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
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愷各爲作頌大
統初儀制多闕太祖令愷與盧辨檀翥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
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感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
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彥魏平遠將軍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
尚書吏部郎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年未弱冠爲

州王簿郡功曹起家奉朝請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從魏孝武西遷封邵陽縣子邑四百戶進號中軍將軍魏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竝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朝廷方改物朔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辨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禮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

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徃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項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俾魯山固當不食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治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以杲爲府司馬州治

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竝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邑一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監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竝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終

西州宅鳳尊
一雷回廊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廢帝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瑞

西州宅鳳尊
氏雷回廊

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

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承秦渭河鄜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中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頗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卽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欵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卽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

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在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官尹鄭譯王端等竝得

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譚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譚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

長又不才此外諸子竝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譚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沉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子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

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洵洵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竝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

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卽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暨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

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欵服卽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

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書時年十六孝伯性沈正嘗諤好直言高祖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

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

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

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旣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將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謂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

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
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
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竝稱贊其美
之儀幼穎悟二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
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敕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
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
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
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
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卽位
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
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
然以恩舊毋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
爲丞相輔少王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
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王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
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
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
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
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
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
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

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運字承業南陽滄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竝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

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

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云赦小過舉賢才謹尋
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
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
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
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
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
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
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
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
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
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
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

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
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
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
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
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
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
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
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
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
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
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
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

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竝停罷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腕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忠臣先皇

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旣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復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泮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旣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頽之儀風烈愼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

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終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終

周書卷四十一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

及古周 毛氏

渡江建業擾亂襄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襄以不次之位襄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襄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襄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襄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襄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卽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襄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襄等

曰卿意以爲何如襄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襄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襄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襄都督城西諸軍事襄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襄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襄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襄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襄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襄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襄與王克劉歆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

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褻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
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褻及克殷不
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褻等亦竝荷
恩眄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
篤好文學時褻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褻等賦
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
祖作象經令褻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治體旣
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
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
輿行幸褻常侍從初褻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
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褻等通親知音問褻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
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

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欵曲猶依
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
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
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
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
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
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
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
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
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
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
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

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
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
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
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
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
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
遊魂不反遠缺二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
髮猶冀蒼鷹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
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為宣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
子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
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
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
及信竝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
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
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
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
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
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
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
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
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若有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

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視流離至於莫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春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皐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王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在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喚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

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履
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
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
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
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
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
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江漢而建國此播
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
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
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
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基滿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

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
有麟既姦回之最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
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
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
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
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河西之主于時朝野歡
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
戶西賚浮玉南睪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
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
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
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

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
危獸角臥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
以清談爲廟略乘潰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
君子則方成後鶴弊車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
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
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
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
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密
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
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遺囚反淮南之窮
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

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
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
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
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
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
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
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虵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
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
兄弟三人義聲俱唱王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
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
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
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

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疆城孤氣
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
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糜鹿潰潰沸
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回地軸探雀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
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
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郾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驪而轉
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
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
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
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

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
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於七澤濱於十死
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
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
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屏就汀洲
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
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
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
于則荀瑩暮至剖巢燻穴奔馳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
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
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

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
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
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
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
之惟王實勤橫凋戈而對霸王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柱人南
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颯慄
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能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飛作
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
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
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
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

澁菟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
首濫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變弧慨無謀於肉食非
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
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
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
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
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
秦寬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陵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
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
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貝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
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一作

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
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
乎羣帥劓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
竹淙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螿
燕閭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
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
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
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
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
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
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墻之內起
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鶴

飛而玉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
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
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
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
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
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
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切
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
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
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
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
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
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
才多藝鑿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
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
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
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
雖雅誥奧義故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
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
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合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
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
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葩振
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合商者

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
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
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
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
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
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徃徃而間出矣
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
觀物體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
最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
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
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

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和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

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代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終

蕭大園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蕭大園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儻

劉璠

柳霞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

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迴總衆討之及迴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迴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迴圍之五旬撝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迴所破語在迴傳撝遂請降迴許之撝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

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王者固執不可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

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
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
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
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
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何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
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
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
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
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
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
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
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行於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
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
率所部赴援比至攜已降仍從攜入朝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
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
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
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
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
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
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
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
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卽以世怡爲

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蔡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撫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俱降授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欵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郡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王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

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
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
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
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
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
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
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
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
弒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旣喪亂之後無所依
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

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
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旣有克復之功而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旣忌刻甚恨望之乃謂
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卽日曉諭兩兄相繼
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
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
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
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旣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
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
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
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

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秘閣大園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

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澗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絰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蹠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迨友迨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

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適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墜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慆字元慆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

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慆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慆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慆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昨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慆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

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憚
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
以憚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
宗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
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
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
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
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
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
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居也遂拂衣而去

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
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
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
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
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
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
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
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
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
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
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
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

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循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循爲中書侍郎屢遣召循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循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循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循曰想見物思人循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琕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

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潘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潘死也故武先令潘赴關潘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潘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王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潘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潘一家而已潘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潘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潘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潘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卽命遣循循請與潘俱還太祖不許以潘爲中外府

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零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糝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瀟瀟兮颯颯因高兮累仍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隴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閨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

五穀之精實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水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饑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資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

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期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

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巖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

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
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登莅雍州選爲侍中尋遷別駕及
登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及蕭登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登曰
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
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
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誠臣等使
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
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登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
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登殂霞舉哀
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
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
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睦安二
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
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
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
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
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
塋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子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
文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
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

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閒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撫世怡圓肅大圜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

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慄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帝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周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終

魏州屯田使
氏圖南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魏州屯田使
氏圖南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

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閭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

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章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没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

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閣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所尙尅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

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

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道

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忠欵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嶠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介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

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於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勅勒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閤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

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徒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卽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瑀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峭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

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尅孔城卽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閭韓仍從尉遲迴圍洛陽天和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卽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稍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

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滅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尅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列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終

曹州屯田
氏雷南出

